



法鼓全集與自我心靈教育

釋果毅

法鼓山普化中心副都監

專長為「法鼓全集導讀、漢傳禪佛教典籍」等

壹、前言

今天很高興可以來法鼓文理學院與大家分享《法鼓全集》。

法鼓文理學院在法鼓山體系裡，屬於大專教育中的高等教育。我大部分都是在普化教育，是不同的場域，因此我也很忐忑。剛剛聽了同學對我介紹的引言，提到農禪寺做這個、做那個，我聽下來就覺得農禪寺像菜市場一樣，這個也做、那個也做。然而，普化的教育就是這樣——因應大眾的需求，配合我們自己的理念去舉辦教育活動。

今天由我向大家介紹《法鼓全集》，從我開始擔任編輯到目前為止，接觸《法鼓全集》已經是蠻長的一段時間。《法鼓全集》第一版是 1993 年。那一年是我剛進到法鼓山的時候，就在出版社。那一年，《法鼓全集》的第一版剛好印出來，雖然我是接觸到它的尾巴，但沒想到與它很有緣。

從 1993 年到現在，這漫長的時間裡，我有很多的機會，也非常樂意向大家介紹《法鼓全集》。我同時也給自己期許，只要有因緣、有人要聽，我就去講。所以在很多的場合，都曾經向大家分享《法鼓全集》。

《法鼓全集 2020 紀念版》去年出版以後，我在「法鼓講堂」開了講座，分成三次總共六小時。我自己後來回頭去聽，覺得講得太快、太趕了。相對於過去我在僧大上這一堂課，從原先的一個學年，後來濃縮成一個學期，六個小時真的是有一點短。

雖然如此，從這三集大概可以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聽。我本來的設想是講完這三堂以後，就可以不用重複講，可以去講一些其他的東西。可是我發覺上網聽課的人

比較少，大家還是希望現場聽，所以今天講的內容可能會與線上課程重疊。

貳、回顧與版本統計

一、各版本的出版因緣與數量

首先，提到《法鼓全集》，尤其在座要做研究的話，可能最關心的是版本的問題。或是有些書不見了，它去哪裡了？

《法鼓全集》從 1993 年的版本，1999 年、2005 年到去年 2020 年，共有四個版本。

第一次編輯是 1993 年，民國 82 年，總共有四十一冊，扣掉目錄的話其實是四十冊。最初版本的出版因緣是，當時聖嚴師父希望能夠收集與整理相關的書籍，編修重點在於確立架構。

現在的《法鼓全集》共有九輯，2020 年版的第九輯雖然有點調整，但總而言之是九輯，不過第一版只有七輯而已。這個第一次編輯的基本架構就是由師父確認的。

另一個編修重點是編選文章。當時文章的編與選，尤其是選，是由師父做確認。講到這裡，不曉得大家會不會聯想到「不是全集嗎？」「有『選』這件事嗎？」「全集不是應該全部都有嗎？」不是，它是有篩選的。

為什麼要篩選？現場聽眾回應：「重複的」、「因為冊數很多」。重複的一定是可以刪掉，冊數多的話讓它增加就好了，所以這都不是考量。

如果大家有看師父的傳記就會知道，師父自己說他早年筆鋒很利，批判性很強，甚至會罵人。當時做批判，或是做諫言

的時候，有些其實是別人建議師父這樣子寫的。這些都是當時針對時事，尤其是佛教界的狀況所做的。大約在 1950 年、60 年代左右、師父二度出家的時候，當時臺灣佛教界的環境並不是很好，出現很多亂象。我們也不諱言，尤其是在出家僧團這個部分，可能都還沒有建立比較新的或是比較好的制度，所以有種種的現象。當時大家看到這樣的現象很著急，難免講話會稍微重一點點。

師父早年的筆鋒很利，其實都是針對當時的一些人與事。當然這些文章也是史料。如果你們很好奇的話，國家圖書館是可以找得到，早年的佛教雜誌其實也都還保留著。其實最早《法鼓全集》中的有些文稿，師父也不見得有留著，或者已經被集結成書，是靠幾位菩薩到國圖把它一篇一篇的影印出來。所以第一次編輯就有編選文章的工作。

至於它出版的因緣呢？本來是希望在師父 1989 年，六十歲生日的時候出版，但是因為人力不足，所以一直延到 1993 年才正式出版。

第二次的編輯是在 1999 年，從四十冊成長到六十九冊，另有一冊目錄。這次是祝賀師父七十嵩壽，故特別進行大幅度的改版，增補二十九冊。這裡我要特別說明，師父不要我們祝壽。祝壽這件事情純粹是我們自己想出來的，師父沒有說你們要編《法鼓全集》為我祝壽。

第三次是 2005 年，這次是「續編」，所謂續編與正式的編輯不太一樣。我們在第二次編輯把整個《法鼓全集》重新校對編排與重新印刷。續編就是前面的七十冊不動，而以增補的方式，增補了三十一冊，數量可說是非常多。

再舉例而言，大家在舊版《法鼓全集》會看到一本名為《學術論考》的書，續編的《法鼓全集》就有了《學術論考二》。

這件事情對比較不瞭解編輯作業的人而言，就會一直質疑 2005 年版為什麼會有一冊《學術論考二》，而且《學術論考一》在第一本，《學術論考二》則在第九本？這就是續編的概念。其實續編或是補編在整個編輯的作業是很普通的，只是大家不見得瞭解為什麼會這樣子。

2022 年的這一次是新編，含目錄總共有一百〇八冊。編修的重點就是完整收文、重新校對、增加校注，和編目微幅調整。出版的因緣，其實是師父在生前就指示我們要做這件事情，所以整個編輯作業在師父的生前就已經開始，編輯方向也已經給我們了。

二、各版本的內容

接下來看版本的內容，在 1993 年只有七輯，沒有「經典釋義」與「生活佛法」，但到了 1999 年就有了。這個數字，我自己覺得滿有趣的。如果有心想要做版本的研究或者師父生平的研究，在這裡頭可以看出一些蛛絲馬跡。大家可以看到從 1999 年開始，第七與第八輯的量體就開始暴增。從這點可以看出隨著師父弘化面向的開展，這部分就開始增加。但我們不能說在 1993 年之前沒有講經類或者生活類這樣的類別，只是因為量體比較少，當時都被收錄在禪修類裡頭。後來到了 1999 年時重新立了這兩類，才把它們獨立出來。

到了 2020 這個紀念版，第一類的「教義論述」幾乎沒有增加，因為我們做了一些編目的調整，第二類「佛教史」沒有增加反而減少。可是後面其他類別幾乎都非常大量的增加，尤其是在「自傳、遊記」、「生活佛法」、「經典釋義」這些類別。另外，我們取消了本來是外文著作的第九輯，把第九輯替

換成理念願景，數量也相當的驚人，共有十二冊。

這十二冊就是有關於法鼓山的理念，所有相關的理念都在這裡面。如果有人想要研究法鼓山，這十二冊是非常重要的重點，應該要閱讀。比如說《法鼓山的方向》在 2020 版本之前只有一本，其他的文章怎麼來的？第一個原因是沒有收錄。2005 年至 2020 年這段時間很長，也是法鼓山發展很蓬勃的一個階段，其實有很多文章來不及收錄。另外一個原因是它散落在其他的文章與書籍裡。這一次我們覺得有因緣的話，希望做一個比較好的集中處理。

不過我還是要說它沒有辦法周全，所以大家看的時候會覺得還是亂亂的。比如說「心靈環保」。我們本來非常希望能夠出一本單獨的書，因為它是法鼓山很重要的理念。可是沒有辦法，因為它散落在文集、禪修類或是其他的生活佛法類。如果把它單篇、單篇抽出來的話，其他書的結構就會變。所以這部分要靠自己去檢索找到相關資料。

不過在《法鼓山的方向》這個部分，如果可以集結的，我們已儘量把它整合在一起，所以從一本膨脹成六本，因此，第九輯的「理念願景」內，其中就有六本是《法鼓山的方向》。

至於 2020 年這個版本為什麼沒有外文書籍了？這是版本與版權的問題。我們有紙本版權，可是電子網路的版權很難談，非常難談。尤其有一些早期的版權，師父在當時已經把它賣斷了，根本無從談起。後期的書籍雖然有紙本版權，可是要談電子版權，對方不見得願意給。我們其實花了很多時間在談國外的版權。但因為太花時間，而且進度太慢，幾乎談不下來，這樣就耽誤了我們整個出版的進度。考慮的結果，與其如此，就先把它放棄了。

還有人會問《牛的印跡》中文版本呢？因為師父曾講過只收錄他出版的第一個語言的版本。《牛的印跡》，當時第一個出版的版本是英文，就只收錄英文的版本，而不收入翻譯版本。事實上，在編輯的體例上面也是既不能收入，亦不需要收入。因為我們一般稱翻譯為再創作，所有的版權是屬於翻譯者，也就是翻譯者有翻譯者的版權，原著有原著的版權，這兩者是不一樣的。

三、相關統計

再看相關的統計，剛才說現在扣掉目錄，共有一百〇七冊。因為單書出成《法鼓全集》精裝本的時候，若太薄沒辦法成書，需要兩本合在一起，所以有合刊的書。如果再加上合刊這兩本的話，其實是一百〇九冊。所以，以定案的書目來講，聖嚴師父的書籍中，有在流通是這一百〇九冊。《法鼓全集》總共有兩萬八千一百六十頁，總字數是一千多萬字，圖片有一千四百多張。這些圖片為什麼會這麼多呢？最主要是集中在「自傳、遊記」，此二類書有很多圖片。

前面提到流通的書總共有一百〇九冊，但是有一些書——《學術論考》、《教育、文化、文學》、《書序》、《評介》、《致詞》、《明日的佛教》、《文集》並沒有出版在市場流通的平裝本，只有收入在《法鼓全集》裡。也就是這一些書若不是在《法鼓全集》中找是找不到的。所以如果再扣掉這七冊是一百〇二冊，也就是你在書店可以買得到的平裝書本就是這一百〇二冊。

參、編輯臺上的一二事

有人問《法鼓全集》為什麼需要這麼長的編輯時間？從2009年到2020年，確實編得非常久，而且一開始想要呈現出來的樣貌也不一樣，所以藉此分享編輯臺上的工作。

2020年的版本最大的不同，第一、引文標註來源出處。只要是師父有引用藏經資料，或是重要的著作，比如說四書五經，我們找得到的就標註還原出處，這也是師父當時希望我們做的。第二、調整輯別與篇目，就是前面所提的。第三、不收錄外文著作。這三點是這次版本最大的不同。

一、編輯校對規則

我們編輯校對規則有一百四十九條，有很多規則，可以將之列起來者就列起來。對編輯而言，校對其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而且是很專業的事。可是校對的薪水最低，好像是一百字還是一千字十五元，反正就是很廉價。可是非常難，超級無敵難，尤其有一些需要相關背景才有辦法做。

編輯臺上我們會做一件滿繁瑣的工作，就是儘量做到統一字。比如說臺灣的臺、天台的台，有簡寫的，有繁體的，那要怎麼去統一？需要有一個原則。嫉妒的嫉要怎麼寫？氣球、汽球，哪一個く一？憤憤不平的憤、屋簷的簷，其實都要做統一。當然我們尊重師父當時留下來的樣貌是可以的，可是有一些，好像不統一又不行，會覺得怪怪的。總而言之，我們基本上做了滿大幅度的統一字。

標點符號也要統一，我們的編輯剛開始就是一板一眼，不同的名相之間，全部都用頓號（、）隔開。例如色受想行識中

間用頓號分開，然後他們就頓、頓、頓，我看到都快傻眼了。又比如說師父說「色受想行識，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就會看到「眼、耳、鼻、舌、身、意」等等都是頓號，於是那幾行全部都是頓點。「對治我們的貪嗔癡」也是頓、頓、頓，看著都傻眼了。因為我們一開始就已經立下一個原則，不同的名相之間要用頓點。他們非常守規矩，頓、頓、頓，就一路頓到底。可是，你看那文章就會覺得太奇怪。後來我們就又做了一個規則，就是哪些要頓號，而哪些則不必。

比如說「人我愛憎」，他們一開始也是頓、頓、頓這樣子，人與我是分開的，但如果把它當成一個名詞或是一個成語，就不用頓號了。「春夏秋冬」、「隋唐時代」要不要頓號？照理說隋與唐是兩個概念，要頓號，可是如同我剛講的，這樣會變成整篇充滿著許多頓號，所以這部分我們也要做一個規範。

然後是經名，《維摩詰經》、《維摩詰所說經》、《維摩經》到底要用哪一個？後來我們統一用一般俗稱的，因為考慮到師父大部分都是對大眾講的，所以用一般通稱的就可以了，否則非常的長。比如《藥師經》，全名是《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太長了。

還有引用書籍名稱的統一，有時候是簡稱，有時候是略稱，有的是用一般口語講的名稱，後來我們都把它慢慢地統一。因為書非常多，又有不同的編輯人員，大家要從一千多萬字中進行編輯，需要有共同的原則，這件事是蠻困難的。

校注表是一張 A3 這麼大的紙。我們的校注表會有幾個項目，「書籍名稱」校注哪一本書。「校對人員」，最先開始的前期校對工作，其實是由聖基會楊蓓老師那邊開始。她先找了一些研究生做了最開始的校對。幾年之後，記得好像兩年之後，就由法鼓文化的專案把它接回來做。接回來做之後，就用這樣

一個表來做整個校對的管控。

每一本書都有一疊厚厚的、A3 大的校注表，表上會列出原本的內容是什麼。這張表上會標注每一校的建議，編輯要查證很多資料，其實不容易做。然後再讓我決定要不要改，或是要怎麼調整，我就會將意見加在後面。例如內文註記「蔡伯郎老師 OK，呈過師父」，這表示：我們對這樣的寫法，有一點疑慮、不清楚，所以先查了資料，也去問蔡伯郎老師，然後也問師父本人。當時還可以問到師父，所以我們都會去問師父。因為前面的答案沒有很明確，所以我們自己又做一些校對，然後我這邊再做最後決定，整個過程大概是這樣。

還有一個例子是，師父有一本書叫《神會禪師的悟境》，是關於神會禪師《顯宗記》的書。師父在書裡面介紹神會禪師的生卒年。然而，另外有一份關於神會禪師生卒年的資料，是 1983 年在大陸出土的〈神會塔銘〉，經過考證釐清了神會禪師的生卒年。瞭解這份新出土資料的人來看師父對神會禪師的介紹，會覺得有一點怪怪。這時候我們就面臨要不要改這段話的問題。不改，但是明明知道有這份新的資料。改了，那麼整個敘述的結構都不對了。若要抽掉整篇文章，整個書的結構又不對了。這個時候就會面臨「我們要怎麼辦？」的問題，而且不同的書有不同的寫法，後來我們還是決定原書不改。我們用校注的方式說明，當時因為師父沒有看到這個大陸新出土的塔銘研究，所以我們還是保留。這樣的例子在全集裡頭不多，可是零星的有一些。

標點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在座各位應該知道《大正藏》的標點有時候是有一點問題的。標點標錯的話，解讀會不太一樣，所以標點也是我們校對的一個重點。有些用法，師父可能有他的原始用意，我們沒有辦法猜測決定，我就會寫說

不改就保留即可，這其實是很難決定的。

一本書可能標注了三、五百個，編輯將整個校注表看過之後，還要決定這三、五百個中哪些是有錯的。再另外抽出來做成「錯誤修正單」，直接在錯誤修正單上說明要怎麼改，然後再做一次確認。

做過編輯就知道，做到最後會覺得一定要把它做到極致，會出現一種類似強迫症的現象。例如以我的角色，同一本書需要不停地看三遍、五遍、十遍；錯一個，要看一遍，錯一個又要看一遍的沒完沒了。有時我就會寫「不要再鑽牛角尖了。」，所有的編輯都沒有辦法完美，就是這樣的原因。

二、校注規則

先前提到師父希望我們每一個引文都加校注，可是大家現在看到的法鼓全集 2020 年版其實並沒有這麼做，為什麼？剛才提到的 A3 校注表，其實已將所有的校注全部都找出來，我們也開始編輯，準備去打樣印刷了，但後來發覺一本書會膨脹得非常厚，因為校注太多了。

這些校注太多有一點干擾了原書的閱讀，我們就想需要這樣嗎？如果是學術類的書可能還好，可是生活類的書如果也是這樣會很奇怪，比如說《放下的幸福》後面有一大堆出自《大正藏》第幾冊等等。這樣就很奇怪，這是一個奇怪的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是 CBETA 的檢索功能經過這麼多年已經非常強，所以隨便打幾個字全部都找得到，與當時的已經不太一樣。所以這樣的一個校注工作還有必要嗎？這個部分我們其實猶豫很久，所以到了 2018 年，幾乎是要出版前，我們做了一個比較重大的決定，決定把我們做的大部分校注都拿掉，只留某

一部分，就是不需要再寫出處了。對我們的編輯而言，有點覺得自己的努力很可惜，但也鬆了一口氣。以目前出版的內容有一千多萬字，如果真的把所有校注都加進去，量體非常龐大，所以這其實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這些校注資料，全部紙本的校對過程，全部都有保留，未來有需要都可以拿出來參考。

《法鼓全集 2020 紀念版》的校注原則：1.有引文，但是未提供經名的。比如說師父寫「《金剛經》說『因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個我們就不加校注。可是師父如果只有寫「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個我們就加。雖然這個大家耳熟能詳，我們還是要加《大正藏》第幾冊、第幾頁、第幾欄。2.提及某經的出處，且未註記卷數或品名的。3.結合不同經典的經文，比如說師父有時候會敘述一段話，可是這一段話不是出自某一個經典。經典在流通的時候，有時候會變成我們常常隨口說的話，其實它是出自不同的經典，這個我們就要把它的出處找出來。4.引用詩詞，未提供詩名和作者。此外，師父若引用外文的著作，我們如果找得到版本的話，我們也是會校注。校注方式是這一次編輯的重點，我們這一次的校注是放在書的後面。師父原書的校注大部分都是隨章注，就是放在篇章的後面。

三、收錄原則

再講 2020 版收錄的原則，這也是很多人會問的。這次出版的全集中，有三本新書是沒有出版過的書。很多人會問「師父在捨報的時候不是立下了一個遺囑，說不可以再出版新書嗎？」、「你們這些書哪裡來的？」、「你們一定又是偷偷把稿子拿出來出書」。其實不是，也沒有，冤枉！

這些都是之前就有的，只是沒有集結成書。再來是可能有集結成書，但是散落在其他部分，我們把它收錄起來。所以我們還是遵守師父 2009 年 2 月捨報的遺囑，有公開發表過的，我們才會收錄。公開發表，代表師父有看過、修訂過。但就是有一點可惜，因為其實還有很多文稿，可是由於師父沒有看過，我們要尊重作者，就沒有收錄進來。

師父也有他不要出版的書，其實師父對我們僧團寫了很多書信，我覺得內容非常感人，是師父對出家眾的一些叮嚀與開示。我那時候曾經問師父，可不可以出版？師父說不要，不要出版。歡迎大家來出家，就能看得到這部分的書信內容。

四、其他編修考量

《法鼓全集》所引用的經文版本，就是我們現在用的 CBETA 上面的版本。這裡也要說明，我們原則上都用 CBETA 的用字，但是我們也就這個部分討論了一下。因為有一些引文，你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師父把它改成通用字，比如說粗細的粗，我們當時想把它改成《大正藏》裡面的字。可是會看到不只是這個字，很多字都讓人可以感覺到，師父是刻意把它改成通用字的。當時師父的對象其實是大眾，所以他把它改成通用字是有他的用意。而且有些字還是有他不同的用法，為什麼選用這個字也有他的用意所在。所以後來，我們還是尊重師父改的字。如果大家做研究的時候，發現字不一樣的原因就在這裡。

通常我們一篇文稿出來會先登在雜誌上面，《法鼓雜誌》或者《人生雜誌》。如果它又是年度或是比較重要的師父的開示與講話，我們會把它收錄在《法鼓年鑑》裡。收錄到年鑑的時候，又會有一次校對的工作或是修潤的工作。這時候就會有

版本的問題。最後，我們全部以年鑑為最後的定稿版本。於是，你們在做研究時會有以下的問題產生，可能引用當年的《人生雜誌》第幾期的文章，可是在《法鼓全集》中會發覺兩者的文字有出入。原因就是在這裡。簡單說就是，以現在出版的法鼓全集的版本為主。前面的內容並不是錯，而是經過修潤了。

例如「法鼓人」，師父曾經說過不要講「法鼓人」、「我們法鼓人」這件事，因為師父希望我們對外不要有這麼大的隔閡感覺。師父早期的文章有這個詞，後期都沒有出現，那我們要不要去改它？本來我們決定都不要改，後來考慮這些書校對之後，全部會原封不動換一個封面變成流通版（好讓版本不致太多），所以後來我們還是決定都改了。

這個當然會牽涉到研究上會發生前、後期不同的問題。如果研究師父的思想就會發現其實前期師父還是這樣，後期才改變。顧慮到這個原因，我們就直接把它放在整個編輯的範例裡，做一個標示。

肆、書籍異動狀況

《法鼓全集》中書籍變動很大，新編三本書——《禪的理論與實踐》、《佛法的知見與修行》，還有一本是收錄在第九輯的《法鼓道風》。

另外，如果你去比對 2005 年的版本，會發現有些書找不到。第一個就是《悼念•遊化》，這一本書其實它有兩個部分，前面的部分是講師父認識的法師或是居士大德，我們就把它編入《我的法門師友》這本書。後面部分是遊記，直接編到相關的遊記書裡，所以這本書就沒有了。

再來是《我願無窮》，這是師父捨報以後出的一本書。這本書當時編的時候並沒有歸類，只有照年份安排。如此其實很可惜，因為裡面有很多與很重要的文章收在裡面。這樣的安排，如果不是有心的人，是看不到這些重要文章的。舉例來說，如果你想要瞭解法鼓山，師父對法鼓山傳法的原則，其實就在這本書中。可是你要照年份去慢慢地找才能找得到。而且這本書又很厚，所以後來我們做了一個決定，把這本書拆掉了。所以這本書現在也不出流通本了，它會編入其他相關的書籍裡頭。

再來是不收的兩本書——《中國佛教史概說》與《密教史》。這就是先前提的收錄原則，一是師父的書，再者是師父出的第一個版是中文的書，我們才收。如果是師父翻譯的書，我們就不收。之前的編輯版本都有收錄這兩本，我們這次就不收。不過有一個例外，也是唯一的一本，一開始是出英文書，後來才翻譯成中文，我們現在還是收錄，那就是〈信心銘〉——三祖僧燦的〈信心銘〉，它是禪修的一本書。

這本書由來已久，其實它原本就是英文的，早在 1993 年編《法鼓全集》的時候就已經翻譯成中文了。當時不是找外面的翻譯者翻的，而是內部翻的，師父也定稿了，因此大家一直把它當成中文書來看待。所以它在 1993 年就已經被編入《法鼓全集》一直到現在。這次編輯時，我們也做了這樣的討論，要不要把它抽掉？後來我們還是決定保留，就是把它想成是中英文同時出版這樣的概念就可以了，它是唯一的一本。

還有一本書叫做《聖嚴法師心靈環保》，這本書也沒有了，為什麼沒有收呢？這也討論很久，因為這本書大部分都是媒體的採訪稿，只有少部分文章的作者是掛師父的名字。所以師父名字的文稿，我們把它抽出來，編入其他的書，其他的媒體採

訪稿就不收錄了。

可是這些資料對大家要瞭解法鼓山，或是做法鼓山這個主題的研究也很重要。所以我們想，未來也許可以出這一類媒體採訪法鼓山的文稿。可是要編輯這類的書，又碰到一個版權的問題。比如說聯合報的採訪，我們要取得作者與聯合報本身的同意，這又是一個大工夫。

伍、各輯介紹

我自己整理資料的習慣，會參考歷史的脈絡，所以我在很多地方都會標示出師父寫作的年代，還有他當時的文化經歷。比如說第一輯《教育論述》，我們除了閱讀師父的書之內容以外，我會參考《聖嚴法師學思歷程》中，師父對他自己生命的分期。我為什麼會這樣做呢？因為我一直覺得師父的書，並不是單純只有看裡面的義理，還可以瞭解師父本身文化的經歷，以及當時臺灣佛教圈或是世界佛教界的發展，所以不是只有單純看裡面的內容。

再舉一例，要了解禪修，我就大致上把師父指導禪修的重要大事紀列出來。第一次指導禪修是在什麼時候，第一次打禪七，在農禪寺創立禪坐會等等。我就弘化的歷程大略整理出，師父禪修的弘化軌跡並做分期，再去搭配師父的書。從書的出版年代搭配來看，可以看到後期比較專注在專修的法門上面。我會再把書籍做分類，這個分類也會搭配英文的書。

一、第四輯《禪的體驗，禪的開示》序文

這邊我特別想要介紹《禪的體驗，禪的開示》的序文。如果大家對禪修有興趣，或者是對法鼓山教的禪修有興趣，大家可以去看這篇序文。我覺得它透露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關於這個訊息，我自己那時候整理並寫了一篇文章。這篇序文裡頭透露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就是師父怎麼教禪修，它的基本結構是什麼？

序文重點在這裡「我在美國所教，雖然名之為禪，既不是晚近中國禪林的模式，也不是現代日本禪宗的模式，我只是透過自己的經驗，將釋迦世尊以來的諸種鍛鍊身心的方法，加以層次化及合理化，使得有心學習的人，不論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以及資稟的厚薄，均能獲得利益。」師父重視層次化與合理化。為什麼會把層次化與合理化特別標示出來，因為中國禪宗一向都講頓法，不講次第這件事情。不講次第，對現代人其實是蠻困難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推廣禪修上面，就好像不太有辦法突破。這篇文章師父是很早期，大概 1980 年左右寫的。中國禪宗非常強調頓法，在使用上，其實找不到一個循序漸進的方法。師父在序言中就已經透露，他想要針對中國禪宗的頓法，做「頓法漸修」這樣的工作。

我發現師父非常善巧地用「層次化」，他不用「次第」。那時候我找了一下，師父幾乎不太用「次第」這兩個字，他用「層次化」，後面還加了「合理化」。因為禪宗有時候用棒喝，也不講道理，可是這方法在現在可能都不行，勢必要整理出一套不論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以及資稟厚薄均能獲益的方法。

於是，師父後面就講「我在國外教授佛教的修行方法，不能說是中國的禪，也不能說沒有中國禪的成分在內，基於調身、

調息和調心的三大原則，有用大、小乘共通的各種觀行法，有用內、外道通用的呼吸法，也用印度及中國各種柔軟健身法。對於調心得力的人，便用中國禪宗參話頭的方法，以打破疑團，開佛知見。」。

這裡我要特別說明一下，為什麼師父只有講「參話頭」而沒有講「默照」？因為這是很早期，師父在 1980 年左右寫的文章。當時師父教比較高階的禪修方法，只有話頭還沒有教默照。可是這並不代表師父沒有講默照，只是沒有把它變成一個專修的法門。

所以師父當時講調心得力之後參話頭，以我們現在來看，就是調心得力之後，教「參話頭」與「默照」。無論任何人，只要真的有心學習，最高進入「無」的境界，其實可以入定，再次可以得輕安，至少也可以學會一套非常實用的健身方法。這裡講的就是修證的次第。

我把這些相關的東西個整理成一張表，其中列明：一、「身心層次化」，調身、調息和調心，還有調心得力之後。二、「方法層次化」內容有項目、教學來源和重點或內容。重點師父在上述的〈序〉中沒有講，是我從法鼓山現有禪修的教學課程中整理的內容。三、「功能層次化」，以及四、「修證的層次」。我就是把序文的內容整理成這個表，再去搭配「中華禪法鼓宗」。

「中華禪法鼓宗」裡面有一句非常關鍵的話「在頓法之中開出漸法的次第」。師父說「中華禪法鼓宗」要做的就是頓法之中開出漸法次第，也就是師父在這篇序文裡面講的「層次化」與「合理化」。至於內容是什麼呢？就是調心得力之後的方法、功能和修證層次。我們一般傳統都說「話頭」與「默照」是頓法，但其實前面還有漸法。至於內容是什麼，師父在其中又分出細的次第方法。

以上就是簡單講述，從這篇序文可以看到師父從 1980 年到後來，他一直在中國禪修的方法上所做的努力，他也確實做到了他當時想做的事情。

二、第五輯《正信的佛教》

第五輯是佛教入門，通常我會特別介紹《正信的佛教》。雖然我不是看到這本書才學佛，但這本書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看過。楊郁文老師在《聖嚴法師思想行誼》這本書中寫了一篇文章介紹正信的佛教。他說他在上課的時候，都會問同學怎麼學佛，大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同學是因為讀這本書而信佛或確立三寶為皈依處。在楊郁文老師的這一篇文章裡面，他把《正信的佛教》分了幾個題目，然後再把內文相關的引用經典全部都列出來，是一個很好的參考。

我自己個人覺得這本書非常精彩，我列出幾個這本書受歡迎的原因：

我自己個人覺得這本書非常精彩，我列出幾個這本書受歡迎的原因：

1. 提問切中一般人的需求，就是這個問題都是大家想知道的。

2. 回答明確與直接，不模糊閃爍。比如說「佛陀是創世主嗎？」第一個字就給了答案：不，意思就是說你後面都不用看了，第一個字就有答案了。「信仰佛教必須吃素嗎？」不，一個字就有答案了。即便是現在，都很少有人這樣的一個寫法，更何況這是 1964 左右年代的書，離現在快六十年前的時候。還有當時沒有人用這種 Q&A 的方式在寫書，所以是很創新的一

個寫法。

3. 根據三藏典籍，均有憑據。書中所有的這些文字，基本上已經很容易閱讀。那在這樣很容易閱讀的過程當中，背後也有它的經論依據。比如對煙酒賭博的看法，可以抽煙嗎？楊郁文老師就找出其背後是《四分律藥犍度之一》，還有師父為什麼這樣講？是根據什麼？賭博又是根據什麼？大家如果有心想要更瞭解這本書的話，可以參考楊郁文老師的書。

4. 理性解說，邏輯清楚。比如「信仰佛教必須出家嗎？」不，後面就開始論證。師父回答得很有趣「出家的佛教徒是佛教的骨架，在家的佛教徒是佛教的皮肉。在本體上說，出家的重要；從作用上說，在家的的重要。」這種講法很有趣，一般可能會說出家是核心，是傳承住世的三寶；居士是護法，護持三寶。師父用本體與作用來講，是蠻特別的說法。

5. 文字簡潔不說教，這個先前提及的。

以上是第五輯。

三、第六輯

第六輯是「自傳、遊記類」，這輯像遊記一樣很好看。如果大家想要多瞭解師父或了解法鼓山，除了第六輯之外，還可以參考《聖嚴法師年譜》、《雪中足跡》和《枯木開花》這幾本都可以參考。

四、第七輯

第七輯是經典，有一段時間師父的教學或是對外的弘化，一直被拿來比較。質疑師父講得太淺、太生活化，沒有經論的

依據，沒有深度也沒有次第。於是，我針對經典的書做了一個整理。如果大家瞭解師父弘法的初衷，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他要這麼做。

師父他自己很清楚地講他不是要做學者，他最重要的就是要與大家分享佛法，這就是他的最初衷「佛法那麼好，知道的人那麼少，誤解的人那麼多」，其實他就是要做這件事。所以他所有的努力，都是要讓更多人認識正確、正知和正信的佛法。「更多人」就不是只有學佛的人，當然也不是只有學者了。「更多人」是沒有學佛的人，甚至是其他宗教的人。所以講述的語言、觀點和切入的角度，當然就不能用傳統的佛教，甚至不能用學術的方式，讓人聽不懂。

師父自己也講，我的努力就是希望連國中生與國小生都能夠看得懂我的文字與我的講法。從這個角度來看師父的東西，你才能夠理解，而不會一直質疑為什麼不夠學術，為什麼不夠……這樣子。所以我自己認為師父雖然講經典，還是非常重視生活化與實用化。這是師父講說經典的第一個特色。

第二個是以「體驗」的態度來看佛經。換一個語言，就是用修行身心與修行的體證來看佛經。

第三個除了傳統的消文釋義，也採用「主題式」的講說。

第四個不做研究式的考證，亦不忽略相關的疏解，這句話是師父的話。

第五個導歸大乘佛教與漢傳佛教。

有兩篇文章非常重要，很值得參考。第一屆「聖嚴思想研討會」時師父還在，當時師父有出席，開幕與閉幕時，師父自己也出來講話。尤其是在閉幕的時候，聽了一些學者如何研究他之後，他說你們研究了半天，可能不知道我是誰，我也不知道我是誰，可是我現在告訴你們，我是誰。這裡頭就透露了很

多的訊息，其中一個，師父說「我不是研究型的專門學者，我只借用自己需要的部分，用不上的便不去研究。」這點在師父的書裡面非常明顯地看到。比如說我們看一些經論，會有學術研究與版本上的不同，或者對實際作者提出質疑。師父就直接講說他不管，他知道這個問題，但是他不管。舉例說《大智度論》，他只讓大家知道裡面大致講了什麼，哪些是我們可以學習的部分。所以師父說「我這一生一世從來沒有鍾情或專情於哪一門學問，如果我有某一宗、某一派，或某一經一論的終身立場，今天的聖嚴法師便是不存在了；或許可以說聖嚴法師的存在，就是因為不專注於佛教的某一特定領域。」。

很多人看到這就會說「那你中華禪法鼓宗是什麼？」如果大家看《中華禪法鼓宗》的小冊子，師父在裡面也有講類似這樣的東西。這是很有趣的，但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因為這有很多可能性可以來發揮。總而言之，師父說他就是沒有某一宗、某一派，也包括禪宗。那「中華禪法鼓宗」是什麼？它就是包括很多東西。

如果你們有心去找一些資料，會發現有兩篇文章，師父特別提到《法華經》。一篇在《學術論考》，一篇是《評介》裡的〈一切眾生皆成佛道——《法華經》義示佛本懷〉。這兩篇文章師父特別提出，《法華經》是影響他這一生很重要的一部經典，也是影響法鼓山很重要的經典。講到最後，師父又說不能限定法鼓山就是根據《法華經》而創建，就是肯定之後又否定了。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在這部分去做一點瞭解。我要說明的是，你可能會在別的地方看到師父常常提到《法華經》，可是要搭配這兩篇文章來看。

法鼓全集這九輯一百〇七冊之外，其實還有一些沒有收入的，那不收入的是什麼？一、外文類，外文當然我們要收錄就

收錄原文。二、對談類不收，但目前我們想要編對談的全集，內容是師父與各界人士的對談，其中還有一個節目叫《不一樣的聲音》，這些我們現今仍舊還在校對中。三、改編類，像剛才講的《好心好世界》就叫改編內容，我們就不收。四、外語原著譯為中文者。

陸、聖嚴師父自述其定位與立場

師父在他捨報之前，對他自己做的一個說明。「我不是學者，也不是專研某個領域的專家，我的一生，到目前為止，已寫了、講了一百多冊著作。我有這麼多書，究竟是寫些什麼？有一些學者讀我的書，覺得面向太紛雜，不知道從何研究起。…但是關於我的思想次第與我的思想脈絡，他也不一定清楚。」這裡指的是現場學者。「其實這個問題連我自己也無法回答，我從來只有一個目的，當我還年輕的時候，我一心只想要把佛法分享給人。過去很多人寫的佛教文章，只有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看得懂，我則希望把佛法分享給每個人，即使是小學、中學生，也都能看懂。」。

師父有一位西方法子說「師父有一份禮物是其他人沒有的，師父把艱深的佛學名詞與觀念，轉變成口語與淺白易懂的現代語言，而讓一般人都能夠接受。」大家可能會覺得沒什麼，現在很多人就在做這樣的工作，很多法師或者很多居士都在寫很淺白的書，甚至出漫畫或動畫都有。可是還原到師父的年代，從師父一開始寫作，他就朝著這個方向而努力，這是很少有的。

師父自己講「我現在告訴大家，我不是一個學問家也不是

學者，但我承認自己是一個宗教思想家。思想家的責任就是先去設想別人還沒有想到的事，別人還沒有思考的問題。」。例如「心靈環保」，我們明年要慶祝「心靈環保」三十週年。三十年前可以想到這個名詞，我自己第一次聽到的時候有點驚為天人，沒有想過會把這兩個概念結合在一起。即便現在來講這個語詞都不過時，所以這就是一個宗教思想家在做的事情。

「我想我自己的定位是一個帶動思想的人。」，所以大家如果有心想瞭解聖嚴師父，或是研究聖嚴師父，我覺得可以從這個面向去看。而不是去研究師父怎麼解讀《金剛經》，怎麼看師父的如來藏思想。這樣的方向，可能會讓你覺得有一點失望，但這個就不是師父的重點。可是如果從社會與文化的層面去看，你會得到非常豐富的資料，也就是佛法如何應用於當代？

說到這裡，我要推薦一本書叫做《明日的佛教》，這本書沒有出版流通本，只有收入於《法鼓全集》。我幾乎在所有的場合都會推薦這本書，因為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會看到這本書。

這本書的內容是師父在早期，大概六、七十年代的《人生雜誌》上的社論，然後慢慢集結成一本書，書名就叫做《明日的佛教》。也就是師父當時希望佛教往這個方向發展，所以他做了很多建議，包括佛教的書要怎麼改良，供香原材料要如何改良，因為那時候生活中用的香的品質都不好，諸如此類有很多這樣的問題。

裡面也提到一個佛教團體，應該怎麼樣去分配慈善工作、文化工作、指導修行的次第和比例。當我看到這篇文章，我就找到一個與現在法鼓山正在推動的事情可以比對的資料。師父其實在那麼早的時候，大概五、六十年前，就已經有一個心中的藍圖。那時候都還沒有法鼓山，離法鼓山成立的時間還非常

久，可是就看到師父已經有這樣的一個想法「要怎麼做？」。

當他自己有一個團體成立的時候，他確實就是往這個方向去做，所以大家可以搭配著看《明日的佛教》這本書。

柒、結語

最後做一個整合，一、自我定位：就是宗教思想家，是一個帶動思想的人。二、基本立場：不專注於佛教的某一特定領域，不專注於某一宗、某一派或某一經、某一論。三、選用原則：可以說是實用主義，有用的才用。這個用是指什麼？是指能夠消解煩惱，增長智慧。他的原則是要能夠消滅煩惱，增長智慧與慈悲。四、唯一目的：就是希望給所有人都能夠看懂。四、唯一要務：就是希望佛教的薪火能夠傳承。以上就是我已經用了很多師父之前說過的話，把它整理成這個部分。

我今天的報告先就此結束。